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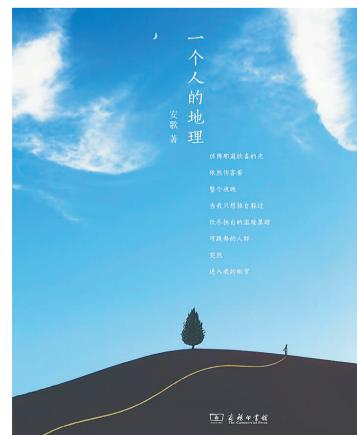
安歌： 行走在草木葳蕤之间

文本刊特约撰稿
高高

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海南，其中的一些会书写海南。安歌就是一位。

要了解当下的海南，生活的海南，诗意栖居的海南，我推荐安歌。即使《阳光的首都——海南岛》和《植物记》(I、II)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作品，资讯类的信息已有些过时，仍值得被初来海岛的新人当作“安家”必备的读物。

安歌的新作《一个人的地理》，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其中的有三分之一的内容与海南有关。



安歌2017年新作《一个人的地理》

草木的姊妹

安歌在新疆长大，个子高挑，身形有北方人的大气。语速快，语调却温柔，又有南方女子的细腻。所以《阳光的首都——海南岛》在以《藏地牛皮书》为首的系列旅行读本中，有着独特的明媚气息，少了些独行四海的苍凉，多了份瓜果飘香的丰饶、温暖热情的自在。这份气质上的不同，首先是因为海南本就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所在，但安歌作为书写者，对于海南气质的准确把握和细腻表达，很让人难忘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有些文字已经在我脑子里和海南模糊成一片，但是“阳光的首都”这几个字，仍觉得是对海南最贴切的形容之一，印象深刻。

海南不仅仅是阳光的首都。海南还是植物的国度。适宜的气候，丰沛的雨水，肥沃的土壤，闲适不贪心的人类，让海南成为一个看不到裸露泥土的地方。《植物记》则是我向各路试图了解海南的朋友强力推荐的读物。这部被誉为“中国第一部以植物为对象的科学人文随笔”的书，即使在十多年的今天，仍然是写植物最美好的文字之一。

怎么会选择以植物作为写作的对象呢？安歌说，因为植物如此美好，但是放眼看去，却没有专门写植物的书。“既然没有中意的，那我就来写吧！”说到

《植物记》在无意间成为“第一”，安歌笑说：“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第一，因为自己也是才在学习着，就敢下笔写了。”

从南走到北，从白走到黑

新疆和海南这么两个距离十分遥远，气质迥乎不同的省份，却都给了安歌文学上的滋养，以及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。《植物记》看上去是科普读物，但作者的诗人身份却时常掩盖不住地跳将出来。用诗意的语言描绘植物的故事，这是海南和新疆的福气。从植物的故事当中去了解美丽丰富的地方，这是读者的福气。

我有好几年没有见过安歌了。她喜欢有山有水的生活，所以先生就找了份张家界的工作，与她定居在山水之间。空气好，环境好，楼下仍是人间市井，菜摊小店。每天在同一家店吃饭，到同一个摊位上买菜，和张大妈李大婶亲切地打着招呼，在阳台俯瞰世间百态，伸手可及的对面人家上演着家长里短……安歌说，她喜欢这种熟人社区的温暖，彼此交换着生命与草木的气息，又可以与人群保持着适当的疏离。

这状态有点像一棵树，它虽然不移动，可是世界会来到跟前。它与万物联结，可又不过分喧闹。它活得简单又从容。希伯来经典《诗篇》里论到有福的人：“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”做一棵树有什么难？可是能恰好长在溪边，按四时生长，什么时候去，它都在那里，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却凝聚着上天的眷顾。自然里有造物主的旨意。

很多人把植物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安歌却在植物里看到生命的真谛，看到人和植物的关系，万物之间的联结。除了去自然中和植物朋友们见面，安歌也在阳台上养植物。但和一般人不同的是，她并不太追求品种，也不刻意侍弄。植物在阳台上自由生长，到了第二年，花盆里忽然冒出别的植物出来。安歌仔细辨认，发现这种“不速之客”是之前在小区里的火山石上见过的，叫“透明草”，可它是怎么



安歌在新疆伊犁科桑草原。

香木道歉，用小小的手抚慰它。

安歌说，如今的人们，太需要自然教育了！我们走得太快，忽略了身边那么多的乐趣与美好。

如今安歌正在忙于为中国教育电视台的《小小演说家》栏目书写系列儿童自然故事。安歌也曾经是电视台的记者呢！参与制作《中国有个海南岛》的过程让她跑遍海南的山山水水，与植物的特别的缘分也是那时候就扎下根来。

那天再见安歌，到站台去接她，远远看见一个穿着一袭红色宽大长裙，戴着草帽，挎着包包的高挑女生，人群之中又醒目又柔和，觉得她真像一朵行走的花儿。

这花儿行走在草木葳蕤的自然之间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呢。■



垂序蝎尾蕉。 安歌 摄



可可。 安歌 摄



海南菜豆树。 安歌 摄